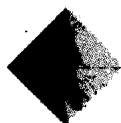


鄭清文集

鄭清文集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戰後第二代①

鄭清文集

ISBN 957-8994-62-1 (精裝)

作 者：鄭清文

編 者：林瑞明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200 號 10 F

電話／02-3650091

傳真／02-3679041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汪紹銘律師

美術策劃：曾堯生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1993 年 12 月初版第一刷

1994 年 6 月初版第二刷

定價：330 元

全套訂價 4700 元，不零售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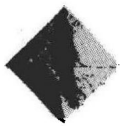
《臺灣作家全集》是臺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最有意義的選輯，也是臺灣文學出版上最具示範的創舉。全集係以短篇小說為主體，以作家個人為單位，涵蓋一九二〇年至九〇年代的重要作家，縫合戰前與戰後的歷史斷層，有系統地呈現了現代文學史上臺灣作家的精神面貌。

在內容上，包括日據時代，由張恆豪編輯；戰後第一代，由彭瑞金編選；戰後第二代，由林瑞明、陳萬益編選；戰後第三代，由施淑、高天生編選。全集計劃出版五十冊，後每隔三年或五年，續有增編，一人以一冊為原則，戰前部分則因篇幅不足，有二人或三人合為一集。

在體例上，每冊前由召集人鍾肇政撰述總序（文長兩萬字，首冊為全文，其它則為濃縮），精扼鉤畫出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程、脈絡與精神；並由各集編選人執筆序言，簡要介紹作家生平及作品特色；正文之後，則附有研析性質的作家論，及作家生平寫作年表、小說評論引得，期能提供讀者參考。臺灣面臨歷史的轉捩點，瞻前顧往之際，本社誠摯希望能對臺灣文學的出版、推廣、教育及研究上有所貢獻。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一九八三年與妻及長女合照





一九八六年十月於青柳。
左起：鍾鐵民、鄭清文、林海音、何凡。



一九六六年在龍潭國小和鍾肇政（左）合影

一九九一年三月。
 立者左起鄭清文、鍾肇政、陳芳明、魏貽君。
 前排坐者左起陳燦、林衡哲、黃玉珊。



一九九〇年八月盆壯會上與杜潘芳格（右一）、
 李敏勇（右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倫敦。

鯉魚文字手繪

位序
兒子喜歡釣魚，有些人却不喜歡吃自己釣的鱼。
兒子把釣回來的魚，弄在水族箱裡，有浮萍、圓珠、紅箱、瓦斑等。
他有空，就坐在水族箱前面看魚。
有什麼好看的？有時，他也會這樣想。
不但兒子喜歡在水族箱前面看魚，連女兒和太太都來了，我也加入了行列。
那些魚，有的很忙碌，一直游來游去，有的却很懶，一直停在一個地方不動。有的則是徘徊，有的則是游的。有時，牠們游向同一個方向，有時卻反方向而游。
有時，為了搶食，或搶地盤，牠們也會追逐，甚至互相攻擊。有時，甚至心外像拿風扇扇一般。
有一天，兒子突然發現，一條魚在水族箱的沙石上挖洞。他認為在生蛋了。那時，我就半信半疑。如果牠真的在生蛋，當它孵出小魚時，這便想起小時候養雞的事。那時，物資非常匱乏，自己養雞，可以生蛋，也可以吃肉。有時，也會讓母雞把卵，等到小雞快孵出，我就會帶著牠去雞路旁的屁股，去拘出雞卵，去听小雞在蛋殼裡細聲叫着，然後再買着同樣的走還把蛋放回去。

這是一兩天，這都不吃飼料。原來，那些正在等待生命的小魚，經過了幾天，小魚孵出來了。那女遂立刻發現。牠同樣的走還把蛋放回去。

召集人／鍾肇政

編輯委員／張恆豪（負責日據時代作家作品編選）

彭瑞金（負責戰後第一代作家作品編選）

林瑞明（負責戰後第二代作家作品編選）

陳萬益（負責戰後第二代作家作品編選）

施淑（負責戰後第三代作家作品編選）

高天生（負責戰後第三代作家作品編選）

資料蒐訂／許素蘭、方美芬

編輯顧問／

（臺灣地區）：張錦郎、葉石濤、鄭清文、秦賢次

宋澤萊

（美國地區）：林衡哲、陳芳明、胡敏雄、張富美

（日本地區）：張良澤、松永正義、若林正丈、

岡崎郁子、塚本昭和、下村作次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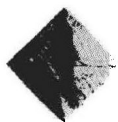
（大陸地區）：潘亞暉、張超

（加拿大地區）：東方白

（歐洲地區）：馬漢茂

美術策劃／曾堯生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緒言

鍾肇政

時代的巨輪轟然輾過了八十年代，迎來了嶄新的另一個年代——九十年代。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至此也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下，進入了一個極可能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年代。

然則這九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究竟會是怎樣的一種文學？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更應該先問問：台灣文學又是怎樣一種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

倘就歷史層面予以考察，則台灣文學是「後進」的文學；比諸先進國的文學，即使是近鄰如日本，她的萌芽時期亦屬瞠乎其後，比諸中國五四後之有新文學，亦略遲數年。只因是後進的，故而自然而然承襲了先進的餘緒，歐美諸國文學的影響固毋論矣，

即日本文學、中國文學等也給她帶來了諸多影響。易言之，先天上她就具備了多種特色集於一身，因而可能成為人類文學裏新穎而富特色的一支——當然這種說法恐難免落入過分單純化機械化的發展論，未必完全接近實際情形。事實上，一種藝術的發芽與成長，土地本身的人文條件與夫時代社經政治等的變易更動，在在可能促進或阻礙她的發展。證諸七十年來台灣文學的成長過程，堪稱充滿血淚，一路在荊棘與險阻的路途上踽踽而行，備嘗艱辛。

職是之故，若就其內涵以言，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四百年台灣史，是台灣居民被迫虐的歷史。隨著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統治，歷史上每一個不同階段雖然也都有過不同的社會樣相與居民的不同生活情形，而統治者之剝削欺凌則始終如一。七十年台灣文學發展軌跡，時間上雖然不算多麼長，展現出來的自然也不外是被迫虐被欺凌者的心靈呼喊之連續。

台灣文學創建伊始之際，我們看到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以文學做為抗爭手段之一的筆跡。他反抗日閥強權，他也向台灣人民的落伍、封建、愚昧宣戰。他身體力行，諸凡當時的抗日社團如文化協會、民衆黨和其後的新文協等，以及它們的種種活動，他幾乎是每役必與，並驅其如椽之筆發而為〈一桿秤子〉、〈不如意的過年〉、〈善訟的人的故事〉等小說與〈覺悟下的犧牲〉、〈南國哀歌〉等詩篇，為台灣文學開創了一片天空，樹立了

不朽典範。

中期，我們又有幸目睹了台灣文學巨人吳濁流之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慘烈階段之際，在日本憲警虎視眈眈下，吳氏冒死寫下《亞細亞的孤兒》，戰後更在外來政權戒嚴體制的獨裁統治下，他復以《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突破了統治者最大的禁忌。他不但為台灣文學建構了巍峨高峰，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創設台灣第一個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培養、獎掖後進，傾注了其後半生心血，成為台灣文學的中流砥柱。

七十星霜的台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為數不少，尤其在時代的轉折點上，每見引領風騷的人物出現，各各留下可觀作品。此處暫不擬再列舉大名，但我們都知道，在統治者鐵蹄下，其中尚不乏以筆賈禍而身繫囹圄，備嘗鐵窗之苦者，甚或在二二八悲劇裏飲恨以終者。以所驅用的文學工具言，有台灣話文、白話文、日文、中文等等不一而足，蔚為世界文壇上罕見奇觀，此殆亦為台灣文學之一特色。日據時，曾有「外地文學」之稱，輒近亦有人以「邊疆文學」視之，唯她既立足本土，不論使用工具為何，其為台灣文學則無庸否定，且始終如一。

不錯，七十年來她的轉折多矣。其中還甚至有兩度陷入完全斷絕的真空期，其一為戰爭末期所謂「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乃至「皇民文學」的年代，以及戰後二二八之後迄

國府遷台實施恐怖統治、必需俟「戰後第一代」作家掙扎著試圖以「中文」驅筆創作、接續斷層為止的年代。一言以蔽之，台灣文學本身的步履一直都是顛躓的、蹣跚的。到了七十年代，鄉土之呼聲漸起，雖有鄉土文學論戰的壓抑，反倒造成台灣文學的欣欣向榮，入了八十年代，鄉土文學不僅成為文壇主流，益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激盪，衝破文學禁忌成了不可遏止之勢，於是有覺醒後之政治文學大批出籠，使台灣文學的風貌又有了一變。

八十年代已矣。在年代與年代接續更替之際，正如若干年來每屆歲尾年始，報章上總會出現不少檢討與前瞻的論評文學，也一如往例悲觀與樂觀並陳，絕望與期許互見。有一明顯的跡象是嚴肅的台灣文學，讀者一直都極少極少，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消費社會、資訊多元化社會以及功利主義社會裏，文學的商品化及大眾化傾向已是莫之能禦的趨勢，於是當市場裏正如某些論者所指摘，充斥著通俗文學、輕薄文學一類作品，純正的文學乃又一次陷入危殆裏。

然而我們也欣幸地看到，八十年代末尾的一九八九年裏民主潮流驟起，舉世為之震動。繼六四天安門事件被血腥彈壓之後，卻有東歐的改革之風席捲諸多社會主義共產國家，連蘇聯竟也大地撼動，專制統治漸見趨於鬆動的跡象。（草此文之際，世人均看到蘇俄首任總統終告產生。）這該也是樂觀論者之所以樂觀之憑藉吧。

不錯，新的人類世界確已隨九十年代以俱來。即令不是樂觀者，不免也會睜大眼睛看著世局之演變並對它有所期待才是。而九十年代台灣文學，自然也已足呼之欲出！君不見繼八九年年尾大選、國民黨挫敗之後，台灣的民主又向前跨了一步，即令有第八任總統選舉的權力鬥爭以及國大代表之挾選票以自重、肆意敲詐勒索等醜劇相繼上演於國人眼睜睜的視野裏，但其為獨大而專權了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真正改革前的垂死掙扎，彰彰在吾人耳目。

在九十年代台灣文學即將展現於二千萬國人眼前之際，《台灣作家全集》（以下稱「本全集」）的問世是有其重大意義的。過去我們已看到幾種類似的集體展示，計有《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明潭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八卷，後再追加四卷，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卷，文壇社，一九六五年十月）、《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卷，幼獅書店，一九六五年十月）等四種。無獨有偶，前兩者均為戰前台灣文學，後兩者則為清一色戰後台灣作家作品。而其中，除最後一種為個人結集之外，餘皆為多人合集。值得一提的是後兩者出版時，白色恐怖仍在餘燼未熄之際，前兩者則是鄉土文學論戰戰火甫戢、鄉土文學普遍受到肯定之後，因此可以說各各盡了其時代使命。

本全集可以說是集以上四種叢書之大成者。其一，是時間上貫穿台灣新文學發軔到

輓近的全局；其二，是選有代表性作家，每家一卷，因而總數達數十卷之鉅，堪稱自有台灣新文學以來之創舉。是對血漬斑斑的台灣文學之路途上，披荆斬棘，蹣跚走過的前輩們，以及現今仍在孜孜矻矻舉其沉重步伐奮勇前進的當代作家們之獻禮，也是對關心本土文學發展的廣大海內外讀者們的最大禮物。

（註：本文爲《台灣作家全集》〈總序〉的緒言，全文請看《賴和集》和《別冊》。）

以生命的熱情觀察人生

林瑞明

鄭清文集序

鄭清文，一九三二年生於桃園鄉下，本姓李，父系客家，滿週歲後由母舅收養，改姓鄭，於台北新莊成長。養家與生家關係親密，幼年時常回鄉下玩，同時具有小鎮與鄉下的生活經驗，在鄭清文的作品裡，舊鎮與鄉下成爲他取之不盡的資源。十九歲台北高商畢業，隨即考入華南銀行；後來就讀台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一九五八年畢業，在這一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寂寞的心〉。退伍後復任職華南銀行，一方面從事寫作。生平職業固定，亦長期創作不懈，質量俱佳，維持一貫的風格：含蓄而不外露。

在七〇年代洪醒夫的鄭清文訪問記〈誠實與含蓄的故事〉，鄭清文曾說明他的創作理念：「我比較不喜歡浮華的東西，譬如同樣的題材，可以寫成我一向的樣子，也可以寫得很美、很長，但我寧願寫得『沈』一點，點到爲止，不要讓它『浮』起來，我不喜歡直接寫出來，不喜歡過分暴露，寧可保守一點，含蓄一點，不要高聲大叫。」因爲含蓄，